



13  
1787  
58





門イ8  
號1787  
卷58



武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 七言詩漢武帝栢梁殿連句

九言詩魏高貴鄉公所作 賦楚大夫宋玉所作 歌荆軻

作易水歌 離騷楚屈原所作 詔起秦時 璽文秦始皇傳

國璽 策文漢武帝問三王策文 表淮南王安諫伐閩 讓

表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

書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賢良策漢太子家

令晁錯 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 啓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

奏記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漢護軍班固說

東平王牋 謝恩漢丞相詣公車謝恩 令漢淮南王有謝群

公令 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 駁漢侍中吾丘壽王傳公

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議 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漢帝



玄成奏罷郡國廟 反騷漢楊雄作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

集雜彈文 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漢京兆尹王尊

出教告屬縣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事漢孔融

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 箴漢楊雄九州五官箴 封

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司馬相如作荆軻讚 頌漢王

褒聖主得賢良頌 序漢沛郡太守作鄧后序 引琴操有瑩

篋引 志錄楊雄作 記楊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

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 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漢蔡邕

作艱誓 露布漢賈弘為馬超代曹操作 檄漢丞相祭酒陳

琳作檄曹操文 冊文漢泰山太守應劭 樂府古詩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傳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後漢孔融

上章謝大中大夫 解嘲楊雄作 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

先主訓 辭漢武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魏

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

父老文 誠後漢杜篤作女誠 弔文賈誼吊屈原 告魏阮

瑤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漢劉歆作列女傳贊 謁文後漢別

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祈文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 祝文

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漢丞相倉曹傳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哀頌漢會稽東部尉張紘

有陶侯哀頌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 誄漢

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



杜篤作祭延鍾文 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魏光祿勳

繆襲 七發漢枚乘作七發 離合詩孔融作四言離合詩

連珠揚雄作 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歌詩漢枚臯作麗

人歌詩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

圖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漢王褒僮約

守樂安任公書也郡守將不知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并城西  
十里曰村曰溪皆以任著傍有僧坊亦借公為重則遺愛在人  
與古循吏比後公六  
百年而適為州重述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士莊伯不能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法言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璆璠不作器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釋名文者會集眾綵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

也

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

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

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

傳於後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文以意為主氣  
為輔詞為衛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

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



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談

三國典畧陳琳為曹操管記室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獨異志漢明帝楊后有顛狂病發則殺人惟內傅孟召為文章哀怨后每讀之必醒人謂孟召文章瘥顛狂

吳志張紘見桡榴枕愛其美作賦陳琳在河址見之以示人曰

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址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西京雜記枚臯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

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

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

用相如

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患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常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

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馬五河之吐

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

陸雲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步當時

孫綽為著作郎於時才筆之士綽為冠故温王郗庾諸公之薨

必須綽銘而後刻石

世說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  
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  
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美陸文若披沙簡金往往見

寶

桓温見謝安石簡文謚  
議曰此安石碎金也

梁昭明文選序古詩之體今則余取賦名頌者所以游揚德業  
褒讚成功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  
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之流表奏箋記之  
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  
文篇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

文心雕龍龍暈翟備色而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無采而  
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筆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采則  
鷲集翰林采之風骨則雉窟文園藻曜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  
也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切相如含筆而腐毫揚  
雄駿翰而鷲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經  
以十三年左思鍊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  
而注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  
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曰短篇亦思之速者也  
沈約宋書自漢至魏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  
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降及  
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



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  
博物止乎七篇自建武槩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  
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單  
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  
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南史張融為問律自序云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  
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吾  
不忤不陌非途非路頗有孤神獨逸耳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  
問玉海名融答以玉比德海崇上善

任昉字彥升王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  
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周其入室升堂於是今

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作文今昉點正昉因  
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時瑯邪王融有才儁  
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顏氏家訓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  
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  
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  
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

李延壽南北史梁自大同之後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  
徐陵使信分路揚鑿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時之文人見稱  
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  
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



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夫魏書序袁曜袁  
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  
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敘祖鴻勳李廣樊遜劉述荀士遜  
顏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  
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

元魏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言風骨何能與人共生

活也

五代王仁裕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  
顧江中沙在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温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昇寫其文章傳於  
江南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濟陰王暉嘗云江  
左文人未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子昇足以陵頽  
謝含任吐沈

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  
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  
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隋書杜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筆紙各題一  
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章體式二十  
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理

唐書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天下稱王楊盧駱盈川曰吾愧  
在盧前耻居王後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  
所及盈川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馮河酌之不竭  
優於盧而不減於王耻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  
 號為算博士楊炯為文好以古入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畧  
 陸士衡之所訕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  
 號點鬼簿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楊文  
 公為文所用故事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時人謂  
 衲被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  
 之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  
 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  
 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  
 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

李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

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

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馬周庾趙國公集序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

重譬以雲霞赤城之巖千文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步絲

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燕巢蚊

睫豈直熊羆朝上層城抱日月之

揮光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

撫言李白在翰林詔草白蓮花序及宮詞方大醉中貴人以水

沃之稍醒索筆一揮文不加點李白仲弟令問常目之曰兄心

韓愈與李翱書無望於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

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陸士衡文賦詩綠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明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詭

李漢昌黎文集序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此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決無隱汗漫卓踔齋泫澄深詭

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

思千態萬狀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懇測當世大

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翁

然隨以定皇甫湜集燕公之文如梗木技榘結構大夏上棟下

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李員外之文如金輦玉輦雕

龍彩鳳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壑穿倚河漢揚崖州之文如

長橋新構鐵騎夜渡補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韓吏

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李襄毅之文如燕市夜鳴華亭

曉鶴其他揜珠珞者不可一二紀盧燕用謂李

道曰君文如莫邪干將離與爭鋒但虞缺折

僉載唐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鷗閣龍門為鳳戶金

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易狗為卉犬竹馬為篠駮後進效之謂

之澁體宋景文脩唐史好為艱深之詞歐公思以諷之曰大

門大吉耶何必求異歐曰震雷

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慙而退

孫樵與賈秀才書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

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而

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

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

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

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

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



意乎今是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于時鈞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止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詩歌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按訪所遺其人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傳流者少

朱語錄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

春秋傳序歐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備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行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盛語及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蘇子瞻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



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節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如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  
他雖吾亦不能知

宋史夏英公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臺閣氣歐公云文章  
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

臺閣之文其氣溫潤王安國嘗曰文章須要官樣蘇頌與張說

號燕許大手筆李賀詩  
尚奇詭絕去翰墨蹊徑

外史構杞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

語耶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汚人行止桓寬論內無其質而外  
學其文若雕脂鏤冰費

日損  
功

周必大跋文苑英華臣伏睹太宗皇帝聚名士於朝詔脩三大

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千卷今二書闕獨

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

南北朝間存一二時印本絕少惟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

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翱諸名文集世尤罕見故脩書官

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

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臣事孝宗皇帝

間聞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帝乃詔館

職哀集皇朝文鑑頃嘗屬荆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

幸退休編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凡經史子集傳註通

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

用惟是元脩書歷年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



析為三二詩或合為一姓氏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  
多用員字非讀恭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員之省文以堯  
些對舜榮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馳驅之  
驅掛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為効課  
以注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宋景濂原文雅鄭不分之謂亮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  
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訐者將以賊夫誠  
隨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猶者將  
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單夫博昧者將以損夫  
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滑其精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  
知麗其弊違其天味其幾爽其真是九者死文之心也

詔

漢書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儆動群臣如崇山

幽都何可偶黃鉞一舉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

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嘗嘆息曰

此聖主也光武手書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光武賜賢

夏侯勝傳竟言布天下至今人誦之融聖書曰勿存輔車之勢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

金馬疑是

拾遺記漢武帝元封中浮析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

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

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

銀即銀燭是也帝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

唐書王諤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諤可兼宰相李



潘遠取筆滅宰相字書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夫色  
曰有不可應別為奏何以筆塗詔耶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  
可止既而事得寢

何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而易于  
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史閣詔  
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坐免竄耶易于曰吾敢愛一身移  
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亦不加劾

也  
宋書真宗謂宰相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柱史永  
安為洛汭非也

徽廟以于闐玉增八寶為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鬼神保  
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通太和於一氣乾  
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包括壘文無一遺者是則可貴也  
升庵集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  
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表  
盧氏雜記四六之作起自徐庾韓退之上尊號表  
曰折木天街星宿清潤比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  
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輕重之也  
前此進玉牒成書表罕能備言唯于湖一表始終對說其詞有  
云帝系勳鴻絜科條於屬籍聖謨啓後嚴訓典於寶儲堯統漢  
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纏於東壁唯昭穆親踈之有  
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



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可兩盡

露布

世說桓宣武北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

須露布文喚袁倚馬令作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

在側嘆其才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唐書于公異作收復京邑露布有曰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

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孔脩之耳

代醉編洪容齋云用兵獲勝則上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

宏詞科以為一題雖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文心雕

龍云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禽滅劉守光命

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令人曳之為議者

所笑

檄

說文檄二尺書也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

上之書

周木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讓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典墨後漢禰衡為黃祖作書檄輕重踈密各得體祖曰處士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

銘

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

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

粥於是糊余口其共也如是

代醉編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

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曰樂極則悲沈酒致非社稷為危太平御覽引太公陰謀

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箝之書曰馬不可極



民不可劇焉極則墮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  
將身不正遺為德劄視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  
汗白又古今原始載黃帝中几之銘曰毋掩弱無俾德母違同  
毋傲禮毋謀非德母犯非義

語錄嘗見李侍郎敦立書三字於  
主位前云磨光堅竟不曉所謂後  
究竟得來乃是古人銘如三錢口之類  
書此於腹曰磨光堅慎勿言畏秦禍也

蓼花州開鑿熙寧末洛中有人耕于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  
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  
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莫不哀  
其孝友睦嫻篤行能文何其天之於是耶唯兒聞之獨不然乃  
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  
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

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塋于鳳凰山之原予姓胡氏君  
妻也歸君室八載夫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  
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  
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

賦 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揖遜之時必稱詩以  
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時周衰道微聘問  
咏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  
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  
閎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子之門用賦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如其不用何楊吾子或曰賦可以諷乎諷則已不巳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毅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

西京雜記公孫乘為月賦其辭曰月出皎兮君子之光鷗雞舞

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

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

倭

新論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

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

賦為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小氣病一歲余好文

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

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山谷集云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之師畧依倣其步

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時輩吳生遠擅場蓋古

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唐温庭筠才思

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又手而八韻成

箴 遜志齋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

為驕俯為戚母箕以踞敬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

為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



義是為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  
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舒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  
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  
以取禍宜寡而多為諂為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瓊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  
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  
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為臧為否加乎人為喜為嗔用乎世為成為敗  
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祗而人之隨狗人而忘反  
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連珠 傳子敘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

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  
於古比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文選陸士衡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  
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

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



鏡無畜影故觸物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  
事不觀萬殊之妙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  
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七

傳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傳

毅劉廣世崔駟李尤桓麟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  
馬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  
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屬張作七辨非張氏至思比  
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  
轍七枝七辯之纏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情密閑理  
亦近代所希也

誄

原始說文云誄謚也述前人之功德禮云小史掌

卿大夫之喪讀誄謝大傳問陸退曰張憑何以母誄不作又誄  
曰丈夫之德表于行事婦人之德非誄不顯

卓文君相如誄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  
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  
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時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  
兩娛水托為妃兮不耻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  
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  
兮抑鬱不舒訢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判

唐書李元絃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

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磴元絃還之民長史竇懷貞  
大驚趣改之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類聚甲甕負被乞盪倒索陪判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故為甲為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既謝於挈瓶敝漏方憂於謝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修陌通衢往來不接故為唐突是有常刑倘若狹路重關風塵暗起誤而擊觸似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舍誤則陪何足算官之議事貴在量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乃小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碑

尚書故實

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馬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

馬

賢奕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類之推曰讀天下書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減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減誤殊不相類

賢奕編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

避暑漫抄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黃金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陞堦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揭幔亟走出靖康之變犬戎入廟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



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  
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唐錫瑒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  
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

披沙成祖皇帝為太祖建碑於鍾山鉅麗倍常鑄鑿既畢而龜  
跌太高碑不能上管工官患之莫知為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  
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  
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豎之然後去土

謚

周書謚法解一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敦實

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  
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

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  
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  
供上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愛人長悌曰恭照臨  
四方曰明諧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安民法古曰定純行  
不爽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  
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博文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  
善聖曰懿五宗安之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資輔  
供就曰齊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  
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頌容儀恭美曰昭聖聞  
周達曰昭保民者文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強毅果敢曰剛追補  
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供已鮮言曰靜執事有制曰平布綱



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曰貞不隱  
無私曰貞強以剛果曰威強毅信正曰威辟土遠服曰桓克敬  
勤民曰桓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柔質  
受諫曰惠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兵甲亟作曰莊死於  
原野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  
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迷而  
不悖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  
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  
不懷曰戴亂而不損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  
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中年早夭曰悼恐懼  
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復狼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

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早孤短折曰哀恭仁  
短折曰哀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去禮  
遠衆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勝威德  
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曰愨勝敵  
壯志曰勇招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  
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  
實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  
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  
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心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趕息政  
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  
賓服曰正華言無寔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



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  
改舊曰易名與實樊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

王元美謚法考序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  
以標先生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畧備矣至明亦  
有紀而未甚詳於是徧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  
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  
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于上而自擇之是以具  
釋義也洪武之尚烏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大者皆榮公  
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  
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  
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

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  
謚僅文穆一人也洪熙初始大令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二  
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猶斤  
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  
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嬪人  
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仁宗  
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自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  
謚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而四  
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矣當世宗之世季吾又得二  
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卒  
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為市馬滌上所



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  
 身以罪竄削弗謚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臣  
 以謚請有 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  
 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表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  
 及勳親臣公必謚侯伯之蒞軍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  
 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行政術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  
 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先臣勳臣若傅友德  
 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  
 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揚爵之類儒林  
 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  
 攀龍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秉

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  
 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鉉張  
 璜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之標法  
 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議其後者也 宋沈約有謚別梁賀琛有謚法宋蘇詢有嘉祐謚法  
 謚例謚親王謚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與  
 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 特恩賜  
 謚者不拘常例洪武初議謚俱本部奉 旨施行二十五年令  
 本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弘治四年令今後有乞 恩贈謚  
 者本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濫請

詩

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



行間之曰歌行悲如蛩螢曰吟通乎風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話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  
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

古文苑孔融離合郡姓名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

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呂公釣磯闔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

土不王離或字口好是正直女回予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遠逝鷹

揚當離乙字恐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龍蛇之螫俾也可忘

離虫字合融離才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

南史顏延之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

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蕭文琰丘令楷江拱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

一寸許文琰曰此何難之有乃與江拱共擊鉢立韻響絕而詩

成

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咏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曼矣夏歌曰鬱陶乎予

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

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

馬一人而已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

翼蓋彬彬盛矣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

興永嘉時稍尚虛談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存綵綽許詢



桓庾諸公詩皆平典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  
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  
艷難蹤固已含誇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  
仲宣爲輔陸機爲大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  
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  
廣取効風騷便可多得五言居文士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  
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弘斯三義酌而周之幹  
之以風力閏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

意浮意浮則文散

詩品上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  
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漢李都尉詩其源出於  
楚詞文多悽愴怨者之流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  
短章怨深文綺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竒高詞采  
華茂情兼離怨體被文質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  
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魏文學劉楨魏侍中  
王粲晉步兵阮籍晉平原相陸機黃門郎潘岳嘗言陸才如黃  
門張協晉記室左思宋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  
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  
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詩品  
中陸機文賦通而無貶袁孝克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



無裁顏延之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至於謝客集  
 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無品第嶸今所  
 錄止乎五言漢上計秦嘉妻徐淑魏文帝晉中散稽康司徒張  
 華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著作王贊司徒掾張翰中書令  
 潘尼魏侍中應璩晉清河守陸雲侍中石崇襄城太守曹據朗  
 陵公何邵太尉劉琨中郎將劉湛弘農太守郭璞吏部郎袁宏  
 處士郭泰機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參軍顧邁參軍戴覲徵士  
 陶潛光祿大夫顏延之豫章太守謝瞻僕射謝鯤太尉袁淑徵  
 君王微征虜將軍王僧達法曹參軍謝惠連參軍鮑昭齊吏部  
 謝眺梁光祿江淹衛將軍范雲中書郎丘遲范清便宛轉如風  
 流迴雪丘點綴映  
 媚如落花依草太守任昉梁左光祿沈約 詩品下漢令史班固考

庶鄴炎上計趙壹魏武帝魏明帝白馬王彪文學徐幹倉曹屬  
 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中書令稽含河南太守阮佃侍中嵇  
 紹黃門棗據中書張載司隸傅玄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騎常  
 侍張侯驃騎王濟征南將軍杜預廷尉孫焯徵士許詢徵士戴  
 逵東陽太守殷仲文宋謝混記室何長瑜尚書令傅亮詹事范  
 曄宋孝武帝南平王鑠建平王宏光祿謝莊御史蘇寶生典辭令  
 任曇緒越騎戴法興中書令史陵脩之監典事區惠恭齊休惠  
 上人道猷上人釋寶月齊高帝征北將軍張永太尉王文憲黃  
 門謝超宗潯陽太守丘靈鞠給事中劉祥司徒長史檀超正員  
 郎鍾惠諸暨令顏則參軍毛伯成朝請王邁遠計謚之鮑令暉  
 韓蘭英司徒長史張融詹事孔稚圭寧朔將軍王融中庶子劉



蕭僕射江佑記室王申綏遠太守卞彬端溪令卞錄王巾諸暨  
今袁嘏雍州刺史張欣梁中書郎范縝秀才陸厥常侍虞羲建  
陽令江拱步兵鮑行卿晉陵令孫察

宋謝惠連離合詩曰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衿詩山  
川何足苦念字

梁武帝清暑殿聯句栢梁體居中負宸寄纓紱梁武言慙輻湊政

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恨愧遠弼侍中徐勉燮贊京河豈微物冊陽丞劉洸

竊侍兩宮慙樞密黃門侍郎柳橙清通簡要臣豈汨吏部郎中謝覽出入帷宸

濫榮秩侍中張卷複道龍樓歌楹實中庶子王峻空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

陸泉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主簿陸倕謬參和鼎講畫一司空主簿劉治昂味參

和臣多匿司徒左西屬江常

齊王融迴文詩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盡散

花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吹綸襟羽薄粉艷裝紅離情

隔遠道嘆結深閨中齊蕭愨字仁祖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曰美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那子才曰蕭仁

梁簡文帝藥名詩曰朝風動春草落日照黃塘重臺蕩子妾黃

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粧

徒令惜芳華蔓延滿空房

梁元帝鳥鳴詩方舟去鳩鵲鳴引欲相邀晨鳧移去舸飛燕動

歸繞鷄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雀釵照輕幌翠的繞纖腰復聞

朱鷺曲鈿管襍迴潮又船名字詩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

誇相磯松澗流星影桂窓斜月暉思君此無極高樓淚掩衣



陳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曰躑躑宮閣路靈靈谷口問誰

知名器品語嘿各崎嶇丹陽集古詞藁砧今何在此詩格得當

陸龜蒙皮日休固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

莫言春蘭薄猶有蕙重思皆以下釋上句至坡云蓮子擘開須

並見一句中

沈約野史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小詩示温温曰汝慎勿犯

我當出汝詩示人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

其妻明鑿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

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覓

長慶集元楨與白居易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答二十年間

至於繕寫模勒街賣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有鷄林賈人求市

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

之元楨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穆宗時嬪御多誦楨歌詞

宮中號為元才子白居易作樂府及詩流聞禁中上見而悅

之召為學士或云樂天每作詩令一

老姬解之問曰解否姬曰解則錄之

長慶中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老各賦金陵懷古詩於白傳第

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

是罷唱李陽水序陳拾遺詩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

化皇甫湜序頽况逸歌長句駿發蹈厲往往穿天心出

晉月

皮日休文藪歌詩之風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

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

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

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元楨集杜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

不事集卷一



顏謝之孤標雜徐庾之鮮麗盡得古人之體勢杜牧於詩情致

杜以別杜甫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悵惋人謂得江山助

郡閣雅談湖南天策府學士劉昭禹字休明夔州人少師林寬為詩刻苦不憚風雪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輩不得覓句者若拙得玉匣子有益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實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皮見鳥夜啼曰此詩可啼鬼神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授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